

小
说
超
市



主持人:刘建超

主持词:朱雅娟是甘肃陇南的女作家,顽强、执着地守候在小小说的家園,守候在荒烟大漠的最西端。

屡次参加小小说界的聚会,都能见到朱雅娟背着简单的行囊,匆匆来,匆匆去,不卑不亢,不急不缓。相逢真诚一笑,作别挥手再见。

朱雅娟如同一匹桀骜不驯、顽强拼搏、稳健机智、锲而不舍的西北狼,孤僻地担当着小小说创作的一份责任,承担着一种信念。

忽然,我心中产生了一种感动、一种敬佩,为小小说,为独自守望的小小说作家朱雅娟。

读朱雅娟的小小说,最先读出的是不可名状的孤单。

她似乎更愿意在悠悠漫长的历史间穿行,她更善于向古人倾诉,她似乎偏好于用怀疑的目光在虚拟的现实里营造梦幻般的对话。她总是在颠覆人们熟悉的传说、定论,用自己的思维重新演绎千古绝唱。她试图用自己的艺术手法和想象去还原历朝历代的人性本源。

她的探索是孤独的,她的许多作品也同样弥漫着孤单的苍凉。她让笔端人在时间的轴线上真实与虚幻并置,历史与现实交融,奇诡陆离,亦真亦幻,让读它的人欲罢不能、牵肠挂肚、纠结不安。

朱雅娟的小小说语言是多彩的,有个性、有生命、有灵性的。她可以根据小说故事的不同内容而选择不同的语境,这种驾驭语言,甚至可以说是玩语言的本领,在女作者中十分鲜见。她擅于把诗词里的通感修辞运用到小小说的叙事之中,增加语言的情趣,丰富语言的形象,创造语言的奇妙性,给人以阅读的美感。

读朱雅娟的妙文,呈现在面前的不再是平白静止的画面,而是散发着动感,充满视觉、听觉、味觉、触觉等多重感受的绚丽斑斓。



路人甲

□冷清秋(河南洛阳)

他叫路人甲,她叫路人乙。

他们只能活在旁人的故事中。无论赤日炎炎还是风霜雨雪,他们隔路相望,彼此交错,导演的镜头从来都不肯在他们身上多停留哪怕半秒。

这天是除夕,像往常那样,他们各自扮演着预定的没有姓名的角色,没有任何台词和自我特征,与喜庆的背景融为一体,匀速路过。

路人乙流泪了。好在夜色中,摄像机的镜头不会抓拍到她的表情。

负责这部戏的导演很苛刻,如果知道她哭,在这样喜庆的镜头里一定不会再有她。这是她最后一个镜头了,距这部戏的结束还早。

她已经完成了所有的表演。不是说这戏,而是讲她的生活。

她的病已经到了尽头。她一直憧憬着扮演一个悲情的主角,而她在生活中做到了。

那个观众就是我——一个微不足道的路人甲。

无论在我的戏里,还是在她的戏外。

她的人生与戏似乎颠倒了,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。

这部戏杀青之后,就再也不会被人记起,也不会有人知道。

这样一个值得记忆,却无法被人记住的路人乙。

喜蛋

□朱雅娟(甘肃陇南)

2009年农历三月,我第一次去杭州,参加一个食品药品管理方面的培训会。那年的杭州迎来了春寒,在西湖边逛的时候,柳芽蛰伏在柳枝里,冬日的肃杀尚未褪去。

新修建的雷峰塔也颠覆了我的想象,那是一个很现代化的充满商业气息的建筑。作为北方人,我可以忍受断桥不是断的,但不能容忍雷峰塔里有电梯。我几乎仓皇而逃。

肚子饿了,很想吃东西,我选了一家小店踱了进去。看到很多人点“十八日喜蛋”,我也要了两个。磕破蛋壳,见里头软乎乎的,呈黄绿色,以为是个坏鸭蛋,才在嘀咕,身旁有个小姑娘瞧见了,告诉我,这种鸭蛋是孵化了十八天就拿来煮了吃的,挺有营养的。

剥掉蛋壳,我硬着头皮吃完了这颗喜蛋。蛋里的鸭崽已经成形,在绒毛下,一个小小的身体蜷缩着。我忽然想起家乡的两句俚语,一句是“鸡蛋没毛”,一句是“鸡蛋里头挑骨头”。

现在看来,鸡蛋没毛不是真理,鸡蛋里头还真的能挑出骨头来。

回旅馆后,我兴致勃勃地上网查了许多有关喜蛋的知识,才知道喜蛋的药用价值不小,有类似于人体胎盘的某些成分,连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都有记载。

这么神奇的食物,当然要推荐给我的闺蜜啦。

我的闺蜜在广州打拼多年,在感情方面,也算阅人无数,可惜一直没有找到意中人。前些天视频聊天时,她告诉我,她终于找到真命天子了,是东莞的一个小老板。我说小老板有什么好,要懂得疼人。闺蜜冲我一挤眼道,人家是科技大学毕业的科班生,是真正的儒商!

闺蜜还偷偷告诉我,她已经有了身孕。

既然喜蛋这么补,我赶紧分享了介绍喜蛋功效的网页链接给她。

培训结束后,我返回北方自己工作的小城市。

接到闺蜜声泪俱下的控诉电话,是两个月后的一个黄昏。

我这边的小城市已经春意盎然,到处欣欣向荣。

你给我介绍的什么好方子啊?闺蜜在电话那头泣不成声,我孩子没了。

我大吃一惊,最后才听明白,闺蜜吃了不少喜蛋,引起细菌感染,她流产了。闺蜜的男友听说孩子没了,马上提出跟她分手……

闺蜜跟我断绝了往来,近六年基本没她任何消息。今年五一我们这里搞车展,我寻思单位迁到了新区,应该入手一辆代步车,于是去瞧了瞧。

到了车展现场,意外碰到了闺蜜的大侄子,小伙子大学毕业后一直游手好闲,成天骑个摩托呼啸而来呼啸而去,见了我也不搭理。奇怪的是,那天他对我笑脸盈盈,眉宇间是按捺不住的幸福。他看中了一辆大奔,据说我住的这个小城市只有两辆。小伙子去签订单了,我还在这边纠结选哪辆经济实用的小轿车呢。

有什么好牛的呢?有声音在我耳边响起,还不是他姑姑能做。

我微微侧过身,看到一个打扮入时、浑身散发着劣质香水味的女人扁着嘴,挽着身旁的男人,以唯恐天下人听不到的声音说。

他姑姑专爱挑那些有钱有家室的男人,跟人家怀了孩子就要抚养费,要完了就把孩子打掉,听说她讹的钱都能买一架波音飞机了……

八月十五前后,我意外收到了闺蜜寄给我的礼物,居然是一箱喜蛋。包装看上去没一点儿破损,但里头至少有一半喜蛋的蛋壳已经破了,满箱子都是鸭崽小小的尸体。箱子里有一张书笺,说她现在已经生不了孩子了,也不想再生了。还有,她寄给我的这些,都是“活珠子”。

“活珠子”我懂,就是即将孵化成一个生命却又被残忍地中止孵化的卵。

信的末尾,她写了两个字:谢谢。



关注“晚报副刊精读”,欣赏《三彩风》佳作

朱雅娟